

# 福建音乐史料

第一集

13129

中国音协福建分会

福建省群众艺术馆

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

编

K6

# 目 录

赵家城的古乐.....	陈松民 (1)
清朝末年长泰县岩溪盛行南曲.....	陈松民 (4)
著名音乐家李焕之.....	庄春江 (6)
厦青团团歌的诞生及其他.....	曾雨音 (10)
记忆中的国立福建音专.....	倪秉豫 (14)
<b>仓前山上弦歌声</b>	
——抗战胜利后的国立福建音专.....	李永刚 (22)
琐谈解放前福建音乐活动二三事.....	倪 枫 (26)
<b>二十一——四十年代诏安厦门等地的演剧、音乐</b>	
活动.....	谢家群 (32)
中华北平音乐研究会漳州分会的成立和活动.....	魏德亨 (41)
<b>抗日战争中的我省闽西山区一所小学校的音乐</b>	
活动.....	魏德亨 (42)
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诞生.....	
内的点点滴滴.....	魏德亨 (43)
现代八闽琴况纪略.....	李禹贤 (47)
<b>勇于创新、独树一帜</b>	
——尹派唱腔的特色及创新.....	周志祺 王斌 (56)
<b>东南亚南音乐园一朵盛开的胡姬</b>	
——记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及社长丁马成.....	陈彬 (63)
回忆五十年代的福州中学生合唱团.....	咚 鸣 (69)
铜管乐在泉州.....	王家缙 (73)
试谈缅甸民歌 (一) .....	匡 民 (75)

*13129*

# 赵家城中的古乐

陈松民

赵家城位于东南沿海福建省漳浦县湖西公社岭脚大队，是由宋太祖赵匡胤之弟魏王赵匡美的第十世孙闽冲郡王赵若和初建。<sup>①</sup>

南宋末年，都城临安被元兵攻陷，在福州继立小皇帝赵昰不久又南逃广东，赵若和也跟随皇室南逃。赵昰死后传位赵昺，公元1279年，元将张弘攻陷崖山，赵昺投海身亡，赵若和与黄侍臣、许达甫以十六艘船夺港而出，欲往福州再图恢复宋室江山，船到浯屿遇飓风，船断桅，几乎颠覆，在浦西登岸，栖身于银坑（今属福建省龙海县），因元兵缉捕，赵若和将所贴土地分赠黄侍臣、许达甫，自己迁到佛县积美，（今属福建省漳浦县，并在二十里外的官塘（今属漳浦县湖西公社）建筑楼堡，隐姓埋名定居。

明隆庆辛未（公元1571年）赵若和十世孙赵范中进士，曾任无为州、磁州知州，浙江按察使司兵备道副使，贵州清吏郎中，户部员外等职，明万历庚子（公元1600年）归休后重建楼堡，聚族而居，赵范之子赵义（太学生，曾任中书舍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请奏当朝获准扩建，这就是现在的赵家城村。

赵家城村历来居住着宋朝皇室赵氏的族亲，时至如今有96户596人，除个别户外，全姓赵。宋朝虽然已经彻底消亡，但是隐居休养生息之后及后世重返仕途归休故居，必定不会

忘掉宫廷官邸的娱乐形式。据被采访的音乐、舞蹈从事者与爱好者赵中壬（现年74岁，第30世<sup>②</sup>）、赵甚水（现年69岁，第30世）、赵性吴（现年59岁，第31世）共认，赵家城里的娱乐活动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赵中壬和赵甚水两兄弟已知是三代从事音乐演奏。现就他们提供的情况介绍如下：

### （一）八景图南、北管清唱

每逢民间佳节或神之寿诞，在府弟门前大石碑搭起八景图的屏风，屏风由十二片杉木板画有不同颜色、图案各异的鸟兽、人型舞蹈图组成，每片高一丈，宽二尺，两旁上下有两个勾环可相互连结，最后用绳子串成一片古色古香壮丽可观的宫廷式屏风，在屏风前摆设桌椅围成一圈，北管和南管轮流演唱。

北管在赵家城村有两个班社，用官话唱西皮二簧。文爿使用乐器有京胡（俗称头手），短柄月琴（俗称北弦），壳仔弦（长柄中音，似潮剧有弦）。唱昆腔时加二支唢呐和笛。武爿使用乐器有板鼓、板、堂鼓、大锣、大钹、小锣、小钹、响盏和钟（铿锣）。

南管用闽南话演唱，拖腔很长，味味啊啊，缠绵委婉。文爿使用乐器有南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笛。武爿使用乐器有堂鼓、板鼓、平面锣、大小钹、五片拍板和五只仔。

### （二）六音、八音

六音属北管，用二支大唢呐，再加上四件打击乐器：扁鼓（高四寸、直径一尺），小钹、钟（铿锣）、叮咚铛仔（双音云锣）。

八音属南管，由嗳仔（小唢呐）、笛、二弦、三弦，再加上四件打击乐器：鼓、钟（铿锣）、大钹、叮咚铛仔（双音云锣）。

六音、八音是用于婚丧喜庆的一种民间器乐曲，至今赵甚水尚保存一本祖辈传下来的六音、八音的工尺谱，其中有〔牡丹花〕、〔火石榴〕、〔满天星〕等几十首，虽然是近代翻抄，但是根据祖上传下来的曲谱翻抄，颇有研究价值。

### （三）大车鼓和竹马戏的音乐

大车鼓的音乐最有特点是打击乐，大鼓高1.2公尺，直径80多公分，鼓槌长约40公分，抓在中间，两头可打，还有钱棍、钱鼓、小瓷杯子、果子锣（单面小云锣）、钟（铿锣）、拍板（五片），用4/4拍子， $\times \times \times - |$ 或 $\underline{\times \times} \underline{\times \times} \times - |$ 的节奏型演奏。唱的是南管调，后来也唱乞丐歌仔和改良调，如〔病困歌〕、〔手巾歌〕、〔点灯笼〕等，伴奏乐器有笛、大广弦、三弦、月琴、六角弦。竹马戏音乐大都唱南曲和闽南民歌，使用南曲的乐器伴奏。

大车鼓亦称跳车鼓，俗称“地扫”或“软母仔”<sup>①</sup>，据回忆，一百来年前有一位赵品三善大车鼓，还曾到赤湖北桥村传艺，赵家城中历来盛行，直至抗日战争前后还盛演不衰。竹马戏在赵家城中有一班“赵家城竹马戏”，有一个叫赵耳子擅演旦角，已八十多年不演了。

赵家城中的这些音乐活动是提供研究闽南音乐史的有力依据。

#### 注：

①一说闽冲郡王赵若和为避元兵而建。又一说是明万历年间其第十世孙赵范归休后，“寻先王缔造故处”，重新修建，再一说是赵范首建。

②从宋太祖赵匡胤为第一世算起，至今第30世。

③做羞答答的事情闽南俗称“软母”，因大车鼓有男女逗乐戏弄的表演，故又名“软母”。

## 清朝末年长泰县岩溪盛行南曲

陈松民

长泰县岩溪公社是个富裕地带，也是长泰县与同安县、安溪县交通必经之咽喉要地，历史上长泰县原名为武德乡、武胜场、武安，直至五代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改名为长泰县，〔另一说是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都隶属泉州府南安县，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因长泰距泉州三百余里，期会征粮运输不便，请于泉州太守林金吾奏准长泰改属漳州府。但是泉州的南曲已随着民俗潜移和文化艺术交流传入长泰县。再加上岩溪珪塘社顶井兜村（现属珪后大队）于1926—1940年出了一个土皇帝叶文龙曾经称霸闽南，统治长泰十四年之久，他自幼不爱劳动，浪荡不羁，也好唱几句南曲，当他兴致来潮之时，就邀请社里唱南曲的人到他家里弹唱，并扬言《山险峻》、《告大人》乐曲要留给他唱。还出钱兴办《玉莲春》白字戏仔班。此事在叶文龙当然是为了满足其反动政治统治欲和满足其淫荡生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南曲在长泰县岩溪的传播流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岩溪公社珪后大队一带现有南曲艺人叶武79岁，拉二弦，叶青山62岁弹南琶，叶青龙67岁，弹南琶、三弦、吹洞箫，州仔吹洞箫、笛，开章吹洞箫、笛，安仔、轿夫唱南曲。现珍存约1935年左右两本账本手抄的南曲曲目几十个，并附有弹奏指法谱。

叶武于20岁（1924年）开始在本村师承叶厦门学南曲，后又与同安县的师傅莲花、壬水两人学南曲，叶厦门的师傅叫叶猫种，1914年死于珪后，由此推算，至少在清朝末年南曲就在珪后一带流行，当时节日或神明酬香时，除有几阵南曲清唱外，还化妆上棚仔艺沿街游行走唱，由于南曲在该地传唱的历史悠久，扎下的根是深的，六十年代初期还曾创作新的南曲清唱《良冈山上红旗飘》参加地区会演。现在这些年过花甲的南曲爱好者，空间还常在一起弹唱，其甚者，因酷爱南曲，十年动乱期间乐器已毁了，叶青龙竟将自己百年之后做寿板用的杉木截一段下来自制白胚南琶一把，取名“龙凤音”，爱不释手，乐音悠悠伴晚年。

# 著名音乐家李焕之

庄春江

李焕之同志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他的祖籍系福建晋江，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商人家庭，原名李钟焕，母亲是台湾省人。十岁丧父，母亲希望其独子继承父业，他却从小喜爱音乐。一九三〇年焕之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当时，他与所在班级的一批同学，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队、合唱队活动，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等歌曲上街游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年仅十六岁的焕之在高中一年级时就开始练习作曲，为郭沫若最早的一篇小说《牧羊哀话》中的诗篇谱曲。他忆及这段生活时说：“双十中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的音乐爱好是母校培育的。”

一九三六年，李焕之入上海国立音专，从师著名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肖友梅，正式开始学习音乐。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到厦门，认识了进步诗人蒲风，这位著名诗人把自己的许多爱国诗篇交给只有十八岁的焕之去谱曲，他们合作谱写了《厦门自唱》、《咱们前进》、《慰劳前线弟兄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不久，焕之到了香港，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青年社》，受到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加上他在高中时就经常阅读邹韬奋、杜重远主编的进步刊物和鲁迅、巴金、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使他的进

步思想日趋成熟。此时又结识了广州《中国诗坛社》的黄宁  
婴、克锋等同志，经常为他们谱曲，同时在青年社的刊物  
《抗战青年》上发表歌曲。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岁的焕之，抱着追求革命真理和  
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瞒着家里，通过《抗战青年社》  
的关系，经长途跋涉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著名  
音乐家冼星海、吕骥的指导下学习作曲及指挥。同年十一月  
廿九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先后担任了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作曲、指挥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自编教材，自己刻印。除了教学外，  
他还经常参加演出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等活动。同时主编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音乐刊物——《民族音乐》月刊和  
《歌曲》月刊。在延安的八年里，焕之在歌曲创作和音乐理论  
方面都显示了他的才华。他为独幕歌剧《异国之秋》谱曲，  
创作了合唱曲《青年颂》（胡乔木词）和《歌唱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贺敬之词）以及歌曲《中国工人进行曲》  
（天兰词）等颇受群众欢迎。还编著了《乐理初步》和《固定  
唱名法视唱教材》两本教学讲义。

抗战胜利后，焕之同志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了晋察冀边区张家口，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了《民主建国进行曲》（贺敬之词）、《胜利进军》（贺敬之词）等著名歌曲。还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二十万字的《作曲教程》，在这部著作里，他总结了群众歌曲的创作规律和经验。

解放后，焕之同志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中央民族乐团担任领导和创作工作。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

编。

焕之同志是位勤奋、创作力强的作曲家，其创作领域非常宽广，从群众歌曲、合唱到小歌剧、铜管乐、电影音乐、交响乐他都写。以上例举过的就是他在解放前所写的歌曲、合唱和小歌剧的一些例子。解放后他更是努力工作，勤奋创作。他一共谱写了群众歌曲和艺术歌曲三百多首，并为电影纪录片《鲁迅生平》、《在长征的路上》和故事片《暴风骤雨》作曲；五七年他写的《社会主义好》以热烈欢快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亿万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真挚感情。七八年他创作了歌曲《祖国插上现代化的翅膀》，歌唱新的伟大长征。五五年和五六年间创作的管弦乐《春节组曲》，以富有民族风貌和特色的曲调，鲜明热烈的节奏，形象地刻画出翻身后的人民群众喜渡春节时的欢乐景象。其中的“序曲”在国内外广泛演出，得到了一致的赞赏和好评。焕之同志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沃土之中，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具有民族气派和地方特色的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芗剧音乐联奏》和云南民歌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古琴弦歌合唱《苏武》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三部大型作品——《春节组曲》、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汨罗江幻想曲》（在全国民族器乐作品评奖中获荣誉奖），在继承传统和借鉴现代技巧以及发展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等方面，都有新的尝试和创造。

焕之同志是位严谨的有较高水平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了三百多篇音乐评论文稿，达一百多万字。其中《音乐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向民间音乐学习的几点体会》、《谈歌曲音乐民族特征》、《民族乐队音乐的创作问题》、《聂

耳的道路》、《冼星海的创作道路》等从不同方面阐明了继承民族音乐遗产和借鉴现代技术以及发展民族新音乐的关系问题，论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对于我们的音乐表演艺术、创作和理论工作，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资借鉴的启示。

焕之同志四十多年的音乐生涯中，他一直注意和关心群众的音乐生活，除了常年累月经常为群众写歌外，还力所能及的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在担任中央民族乐团领导时，从招生到排练，以及给演员讲民歌、上欣赏课，他都亲自参加。同时直接训练和指挥过北京业余合唱队、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合唱队。他还经常为音乐院校和群众团体讲学，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文艺队伍的艺术修养和提高群众的音乐欣赏水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焕之同志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多次出国访问演出，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指挥的民歌合唱队荣获金质奖章。他曾出席过国际音理会和亚洲作曲家大会与音乐节。在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 厦青团团歌的诞生及其他

曾雨音

一九三六年秋，我应龙溪中学之聘来到了漳州。从时间来说，当时正处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从空间来说，漳州离海防前线的厦门只有五十多公里。

我是搞音乐专业的。由于志趣和事业心的催促，我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的凑足一百多块银元，由朋友介绍，买了一架破旧钢琴，又承蒙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位钢琴修琴司，经过他一番精心修补之后，使破琴恢复了它的“青春”，成为我朝夕相处的精神良伴。就在这个物质基础上，一方面我如饥似渴地锻炼钢琴演奏技巧；另方面就运用乐思与钢琴音响相印证的优势，进行音乐创作。《田家苦》（自撰歌词）、《送战士》等歌曲的谱成，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这方面的初步收获。——这两支歌分别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的《音乐教育月刊》第5卷第5期和同卷第11—12期合刊本上。——这种境况对我来说已经是难得有的良辰美景了。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了芦沟桥事变，妄想吞并全中国，把战火无止境地蔓延和扩大开来，以致一切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和破坏了。学校内迁到长泰县岩溪镇，我那架心爱的钢琴也不得不寄存到朋友家里去。从此，人和琴长期分离，在一段漫长的日子里，失去了这个从事音乐创作的优势！多可恨啊！若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哪会产生这个恶果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严酷的现

实面前，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么一条真理：个人和祖国的运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没有祖国安定和平的环境，哪能有个人的安乐生活！？没有祖国的富强，哪有个人的幸福可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放弃“内战、投降”政策，实行一致对外抗战。后经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参与调解和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条要求，和平解决了这次事变。消息传来，全国人心振奋。

同年十二月下旬，胡一川（当时在厦门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来信要我为厦门《星光日报》1937年元旦增刊写一篇有关全国音乐活动的年终专稿。我以《一九三六年全国乐坛一瞥》为题，文中肯定了这一年全国音乐创作和救亡歌咏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列举了《前进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九一八》、《大刀进行曲》、《抗敌歌》等歌曲都是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愿的代表作。这类歌曲的传播教唱，唤醒了千千万万各界人民走到抗战救亡的行列来。这种时代的最强音汇成滔滔巨浪，淹没了所有醉生梦死和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成为势不可挡的主流！

我来漳州不久，就对芗潮剧社及其组织领导的芗江民众歌咏会以及它所发动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由衷感到敬佩和高兴。我虽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但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因而在行动上我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配合的态度。

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忽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找我。这位青年人是一

位暂时辍学的侨生。他姓李单名英（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是芗潮剧社特地请他来协助搞群众歌咏运动的）。由于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思想、信念、情趣等各方面也相同或相似，因此，经过几次交谈之后，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从此，我对漳州的群众歌咏运动的关系更密切了；对它的支持和协助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我曾跟李英合作：为他写的歌词谱曲，例如《同胞们奋起》（发表在重庆出版的《乐风》月刊上）、《我要当兵》等。此外还协助把普通话歌词翻译成闽南方言歌词，如《募寒衣》等等。使救亡歌曲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传唱。有一回，芗潮剧社公演俄罗斯剧作家果戈里写的著名讽刺剧《狂欢之夜》（又名《巡按》），在幕间我和李英客串了一个二重唱节目，以助宣传；所唱曲目是苏联作曲家杜那也夫斯基谱曲的《祖国颂》。有一天李英交给我一首《把守厦门》的方言歌词，我也按时完成谱曲任务。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该团于1938年厦门沦陷的第二天即5月11日，撤退到海沧、石码、漳州等地继续进行活动。该团团本部就设在漳州龙溪简易师范学校内。七月间，李英把该团团歌歌词交给我，要我为它谱曲。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也表明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于是我以满腔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这一谱曲工作。该歌歌词是这样的：“我们是钢铁的一群，担起救亡的使命前进！武装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战斗的火力，冲向敌人的营阵。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着祖国的解放，为着领土的完整，誓把宝贵的性命，去跟敌人死拼！”我们考虑到这件事不宜声张，必须悄悄地进行。因此，我回到岩溪分校后，不能立即动笔，因为白天比较难于

保密，我住的是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必须等到夜晚，趁别人都上床去寻找梦乡的时候，我才摊开歌词，反复地默念了几遍，边念边联想；一幕幕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骨肉同胞惨遭蹂躏的悲剧场面，使我同仇敌忾之情油然而生；另方面，我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在平型关痛歼坂垣师团，取得抗战以来首次大捷的壮观画面<sup>②</sup>，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面对这些你死我活的战斗现实，心潮一浪高一浪地翻滚着，一连串高昂壮烈的旋律像火花一样从我的心扉迸发出来。我迅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终于，为厦青团团歌谱曲的任务，就这样一鼓作气把它完成了。第二天，我把初稿略加修饰之后，就赶到漳州向李英交卷。他高兴地把它试唱了几遍，认为壮丽动听，很感满意。我很快的把它送到厦青团团本部去。他回来后，要我于晚上七时半以后到该团团本部去教他（她）们练唱。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教别人学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而且这是一项比较紧迫的任务，是每个有热血的中华儿女应尽的天职。我满口答应了。吃过晚餐后，我和李英按时来到该团团本部，该团成员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先由李英把我作个简单的介绍，接着就开始教唱。首先我把整支歌曲的情绪及创作意图作了一番介绍，然后，我把整支歌完整的唱了一遍以作示范，使大家有个完整的印象。我刚唱完，掌声又震耳地响了起来。接着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导他（她）们唱起来，直到他（她）们基本上能顺口唱出为止。当我和李英回到住处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

《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团歌》在抗战期间除了该团成员经常咏唱之外，有的人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把它改名为《我们是钢铁的一群》，在闽南一带的群众中传唱。全国解放后，1951年5月1日的《厦门日报》第一次公开发

表了这支歌，并有许文辛同志写的专文加以介绍。（在此从略）

## 记忆中的国立福建音专

倪秉豫

### 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

福建音专创办于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1940年秋，原址设在当时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县的上吉山。校园前面是一片平畴绿野，校园后面回绕着碧水燕溪。远处群山环抱，周围古树参天。阵阵松涛伴和更深夜阑的歌声琴韵，吉山的风光尽管十分秀丽，环境十分清幽；但，乌云仍笼罩着漫漫的夜空，同时还不断飘散着日机狂轰滥炸的硝烟。当年的福建音专，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诞生。

福建音专的创办人蔡继琨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音乐，回国后热心从事教育事业，在原“福建省中小学音乐师资短期训练班”的基础上，逐步扩办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并延请中外名家来校执教；其中有外籍教师，如：奥地利犹太血统的音乐理论家和钢琴家马古士，保加利亚小提琴家尼可罗夫，还有曾早年侨居在维也纳的犹太大提琴家曼爵克及其夫人，钢琴家克拉拉。此后，又于1941年底，延聘了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缪天瑞先生为教务主任，以及其他各科教师。

福建音专当时的学制，设有三年制师范科和五年制师范科以及五年制本科三种。本科又分设“理论作曲”“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国乐”（即今之民乐）等各种主科。卢前先生接长音专时，曾拟设立“词章”主科，卢离校后，便不再设立。1944年前后，五年制师范科也一度分设了各种主科，后因许多教师被无故解聘，陆续离校，有些主科缺人讲授，此后便不了了之。1947年后，还招收了一班人数不多的二年制师范科。以上各科曾采用“学年”与“学分”相结合的学制。在吉山时期，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自愿申请通过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试，当时的音专同学叫做“考Pass”。南迁福州后便不再实行。至于学生的生活待遇，师范科和本科中的贫苦学生以及家在沦陷区而经济来源断绝的，可享受微薄的公费待遇，仅本科中的少数同学为自费。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虽然可以在校内外兼些临时性的小工作，如刻腊纸，抄讲义之类，但所得报酬甚薄，当时的物质生活很艰苦，许多贫苦学生由于买不起鞋子，在腊月寒霜里还拖着木屐过冬。当时学校的设备简陋，乐器奇缺，不少同学为了争取练钢琴，还在半夜里哆哆嗦嗦地提着小菜油灯，偷偷从宿舍里溜到琴房去练琴。后来由于半夜起来的同学多了，只好通宵排表按时去轮流练琴。像当年这样克服困难和勤奋的学习精神，是今天生长在幸福生活中的某些青年学生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省份和内地各省的水陆交通十分困难，因此华东和华南以及其他省份有志学习音乐的青年学生，不能去内地，多辗转来闽就读，除闽籍外，较多的来自浙江、广东、江西、江苏等省。还有一些是来自山东、安徽、广西、河南、四川、台湾、上海等省市。